

觀所尚齋文存  
悔生自題

觀

齋

所

文

尚

存

李詵謹署

觀所尙齋文存目錄

卷一 賦 論 議 說

擬陸機文賦 漢武帝四征不庭論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

萬目亦未盡舉論 任俠可以振民氣論 讀新譯西儒政治諸書

讀張蒿庵辨志篇 浙江杭嘉湖三府折漕議 徵收漕糧請倣照地

丁不足分數開參議 治湖州淞港議 杭州城內河道圖說

卷二 序 記

辛丑廣東鄉試錄後序 奉化縣志序 無錫秦氏文鈔序 江上詩

鈔序 江上詩鈔續編序 江陰二介詩鈔序 顧梁汾先生詩序

雪篷集序 問青閣詩錄序 十朝詩乘序 廣篋中詞序 香蘭詞

序 杜子良醫案序 續修宗譜序 江陰崔氏祠堂記 重興鐵山

寺記 四當齋勘書第二圖記 槐蔭課孫圖記 望雲圖記 雙橋

柳色圖記

卷三 書後 跋

書明末米脂李御史表忠錄後 書江西總督董公衛國出師圖後

書明末清初刻翰苑題名詞林典故知單後 職官分紀跋 剡錄跋

康熙內府分省分府地圖跋 鈔本明史儒林文苑循吏隱逸佞倖

傳稿跋 關中三李年譜跋 集錄諸家評點昌黎集跋 晉馮恭摹

刻石跋 魏邱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櫪造象跋 魏李憲墓誌

跋 快雪堂王大令洛神賦十三行跋 渤海藏真褚河南千字文跋

劉伴阮十八羅漢圖跋 武林錢氏藏五賢手迹跋 張覆輿自書

詩冊跋 瞿蔭棠先生檢書圖跋 吳伯宛書札跋 大父安輿奉母

圖跋 憩園圖跋

卷四 書事 行狀 傳

書壽州孫文正公事 書望江余壽平中丞事 繆蓺風先生行狀

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歸安朱公行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郎銜烏程馮公家傳 李君古餘家傳 東海徐公繼配席夫人家傳

擬補清史文苑杭世駿傳 史館滿洲三君傳

卷五 墓誌銘 像贊 壽序 祭文

前副都御史陳公墓誌銘 處士朱君墓誌銘 原任歸州直隸州知

州劉公墓誌銘 大理院推事陳君墓誌銘 清封夫人直隸提學使

傅公元配淩夫人墓誌銘 前翰林院編修藍君繼配劉恭人墓誌銘

湯母梁夫人墓碣 周小棠先生像贊 陳夢陶副憲八十壽序

曹遠模大令八十壽序 藏園先生六十壽序 蕭君龍友七十壽序

蔣母吳恭人六十壽序 外姑張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陳母吳

太淑人七十壽序 仵君崇如七十壽序 祭余壽平中丞文 公祭

柯鳳孫學士文

卷六 書 雜著

清史館上趙館長書 與袁潔珊書 與張孟劬書 廣東鄉試策問

清史列傳畫一書法凡例 清史循吏傳編輯大意 擬清史忠義

傳辦法說帖 擬清史藝文志討論辦法說帖 擬清儒學案凡例

卷七 家乘

曾大父博士公事略 大父易州公事略 先考永年府君行述 先

妣姚太夫人事略 族祖庾孫先生行狀 族祖威如先生家傳 族

祖滌初先生家傳 族祖彥保先生家傳 族祖姑貞孝家傳 從叔

父鶴孫公家傳 族叔薇卿哀辭 兩世節婦傳 兩妹事略 元配

何宜人權厝誌 繼配周夫人墓誌銘 兩繼配事略 次媳謝氏權

厝誌

觀所尚齋文存卷一

江陰夏孫桐閨枝

擬陸機文賦

并序

士衡斯作於文事之妙窮極情致後有繼者徒襲牙慧難越模範即變而論體格稽源流大抵雕龍唾餘陳言是述聽者倦耳語者厚顏生逢國家右文辭章之學跨越元明古文駢儷蔚然成家者鵲起林立奄有漢魏晉宋齊梁唐宋諸作者之美用敢抒其窺測條其異同薈萃一代詞宗以彰我聖清文明之盛至於言志永言流分源合限於辭幅姑從闕如取義既殊不期優孟聊以原韻衍爲斯篇篇中節次選家各以意定此從武進張氏賦鈔云  
翳我朝之巍煥光文治於典墳仰神謨於累葉耀奎藻之繽紛士食德於斯際如蘆藹之遇春家懷奇以握璧人厲志以凌雲惟根深而葩茂乃祛穢而吐芬洵江河之不廢劑華實以彬彬積鱗編以揣度爰論列於斯文蓋自諸

子凋歇詞學雲訊互有流別各立牆仞西京渺則樸茂衰東都後則排偶進  
魏晉藻縟而氣疏齊梁力柔而語潤迨奇偶之分鑣若嶽峙與川浸唐文華  
敷而韓門有志於起衰宋篇繁冗而東都間標其迢峻金元約守而近靡明  
人襲貌而無韻悵習俗之已久撫頽波而思振歎作者之遙望閱千年如一  
瞬運有所萃才興班班宏議勃發古調再彈洗晚近之俳陋溯文海之真源  
惟衆善之皆備實近古之所難康雍以前樹其骨乾嘉諸家暢其瀾自道光  
之既降守矩矱以安安始披榛以導徑繼稟式以立言二百年之作述信涂  
軌之必端窺裁縫之留迹想斟酌於命翰態雖離而各異理自約而不繁陳  
散駢之具體較列眉之在顏庶真賞之有在莫歧路之興歎是先正之鴻業  
宜實求其所然緬古文之絕學爲往哲之所欽自八家之徂謝僅震川爲嗣  
音雖聞人之遞起頗難獲夫愜心初三家侯魏汪之鼎立亦所得有淺深商邱  
振響以軼蕩甯都健翮以嶢森遜堯峰之和婉稱耆宿於翰林梨洲氣岸泥

沙其量湛園勁陣漫衍其狀巍竹垞之一老爲能工於意匠獨潔淨以超卓

洵同時所共讓觀文場之角逐各稱心以著相理勝者局正學博者語當情

摯者息深才霸者勢曠安溪平湖之純慤午亭慕廬之瀏亮西河博辯而縱

橫愚山清言而沈愴恕谷或庵肅以栗穆堂鹿洲矜以壯盧抱東趙潛段

懋切以堅錢竹王蘭紀阮兩文達瞻以暢梅崖摹古而詰曲隨園近情而譎誑

彭尺魯山亦清而亦瘦包安龔定一遁而一放要皆奇正之不詭乃能迭爲

乎雄長惟桐城之宗派爲百世所不遷接遙遙之墜緒屏俗態之嫵妍望溪

謹嚴於義法海峰妙運於節宣集大成於惜抱融神理以靜便凡及門之沾

溉加偃鼠之飲泉孟塗石甫摩其壘仲倫碩士望其顛異之格峻而太快植

之力沈而不鮮推柏枧爲傑出裁斐然以成章眞力遁而音亮非格鍊而意

妨如呂滄朱伯與龍翰孫芝房稱私淑亦無傷獨湘鄉之故相契鍼芥於毫芒

以雄才爲深造實宗仰所必當陽湖多才別有指適周秦造端漢魏資益誦

大雲之偉論乃篇篇以警策擷茗柯之精英挾經心以奏績若董

卿陸祁生與

李叟

申耆

操土音以未易雖殊途之出入或相輕以挺眠及虛衷以參互奏宮

商於一絃他瑣瑣之餘子皆列之於外篇此古體之盛備爲陳說之所先若

儷言之諸作尤衆燮之不捐毛生

大

雅則古質成致陳

其

膏沈麗才鋒爲係

掃五七之俗囂以齊梁爲經緯是一代之椎輪易茗華於象埽泊詞科之再

開比山川之輝媚言必躍於冶金字必曜於翔翠求蓋世之驚才惟穉威之

獨偉語妙則日近筆陣則雲興才無施而不可詞無遺而不承雖調俗而體

大問倉山其當應氣以約而愈舒色以樸而愈華知精金之百鍊同璞玉之

無瑕是玉芝之勝境得芳春之韻和醴釀久而味酣琴入靜而音微風露淒

而落木山水遠而送歸是述學之外篇得涼秋之氣悲振六律之黃鐘絕鄭

衛之蕩冶懸千仞之飛泉灌坑坎之高下是北江之奇致乃以雄而得雅古

錦濯而增輝么絃調而除濫烟靄淨而峰露溪花落而波汜是甘亭之幽姿

乃以峭而得豔若夫穀人曲達以隱秀淵如婉質以受形稟軒明舊以合度  
蓉裳古麗以移情賓谷江瑤之味別芙初霧穀之體輕方立瞻肆而骨歛彥  
聞沈鬱而意清餘更僕以難盡擇數家爲最精雖殊貌於奇句原消息於同  
聲故異往代之逐末每能擅美於兼精願先民之是程溯脩途以膺服由梯  
階於古昔竭私心之慕淑散則方姚梅曾懸其的駢則邵汪洪彭請其目數  
先生之精詣化瓊琚爲布菽大之道奧於以見小之物態於以育嗟宇宙之  
藻繪操放斂於一掬欲薈萃夫群材求宗匠其焉屬姚錄春木文錄未標夫宗旨

曾選

賓谷  
正宗

差協乎法曲孰繼此爲鉅編採百家而各足俾入海以求珠非披

泥以抽玉若夫良工規矩斯道綱紀惟有師承乃專仰止實學既敦高文始  
起由訓詁以綜經子研馬班以及選理譌誤不涉於心目屠沽不雜於唇齒  
掌故熟究於情變奧致非由於依擬故能宏擴其識解詎可但竊以口耳及  
其積厚光發手著神留引伸理蘊揚挖風流攬義證之賅洽於章句之探求

統七略之徑戶皆端緒之可抽是以誇著作之儀軌爲歷代之殊尤竭吾才以鑽仰視微力之是勦掇遺言之娓娓聊寔揚於隆盛之所由究茲事之體用又返理之本因文載道以爲貴道藉文以爲津耻言行之不逮深慨想於古人豈文事之偶擅即託之以不泯際清時之勵教以學術爲彌綸惟器識之爲先乃破卷以有神勒一經以布德庶萬古而常新

漢武帝四征不庭論

征伐者王者不得已而爲之也自古聖帝明王不能無敵國外患然其馭之道惟在操縱於可已不可已之間爲人君者往往以性情之強弱爲動靜而國勢因之其弱者屈已卑下甚至忍辱因循國勢終以不振其强者又好大喜功能自振矣或可已而不已終亦必致病國其失蓋相等三代以下好事征伐者首推漢武帝其功烈赫赫威震四方然其用兵次第得失固不可一例論間嘗就其事辨之漢之外患惟在匈奴高帝困平城孝惠文景以和

親弭亂於目前卒不能保數十年之無事當武帝時席國家富盛敵勢有釁可乘自當大伸撻伐掃穴犁庭爲一勞永逸之計此所謂不得已者也其次西域諸國雖鑿空圖之然以斷匈奴右臂出奇制勝猶當分別進止至於西南夷兩粵朝鮮其力本不足爲中國患羈縻之而已耳蠻觸相爭固無庸過問即稍有侵軼一邊吏善處之可以息事一二好事之臣開其釁端紛然動衆雖有成功不已勞乎武帝惟不能置此不急之舉故不能全力以制匈奴迨至財用竭民力屈刑法煩人心怨晚年自悔遲矣然武帝刑賞明決破格用人實有長駕遠馭之才故用諸將皆能盡其力即理財之政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大抵抑末重本與農民初無大損但使行之有制實足以助國用而免加賦當時紛然病之然竟藉此成其征伐之功足食足兵非此之謂歟嗚呼前事者後事之師武帝之征伐非罪也其病在多慾汲黯一言盡之惟多慾故可已而不已故不能專力於不得已者而民已病矣而國亦

病矣吾於其次第得失知馭夷之操縱焉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論

嗚呼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千古所同慨也一治一亂者天也撥亂反正者人也其間因革之端視爲政者德量才畧爲差別而致治之功效見焉運量分焉程子之言漢唐宋政治異同可申論之三代下政治具有規模者自宋以前惟漢及唐皆承大亂之後戰國紛爭繼以暴秦苛虐民不聊生矣漢興約法三章治以寬大文景休養生息武帝崇儒術攘夷狄宣帝濟之以綜核名實雖不能復三代之制度而治猶近古程子所謂大綱正也隋始混合南北未久而唐承其後中原經五胡之擾自周隋設施畧有端緒太宗文武兼資用人各當其才貞觀開國規模過於漢代府兵之制租庸調之法以及永徽之律開元之禮六典煌煌并稱美備其不能久治者女寵相承奢侈不節安史亂後藩鎮日強非由初制之有缺程子所謂萬目舉而大綱之未正可

言外喻也宋當五季後懲唐藩鎮之禍天下既定削節度兵權集於京師養兵太多財賦不給官祿減薄吏治難振故雖宮庭恭儉重道尊儒風教趨純民生未裕其弊由財政兵政之失至神宗時汲汲圖變法荊公之新法固失之元祐諸賢必斤斤以仍舊貫亦未必皆是程子所謂大綱正而萬目未盡舉誠篤論也斯言也其爲政治因革之準乎夫因革者爲治之樞紐交相爲用也有因而無革不可爲治有革而無因亦不可爲治法積久而弊必生繼其後者不盪滌之則弊不去而利無由興人所共知也法旣立而弊已伏創始者不預防之則弊又滋而利仍無由興人或不盡知也且泛言之則曰因也曰革也切言之則因中有革焉革中有因爲又分言之此事宜因爲彼事宜革焉合言之則革以濟其因爲因以輔濟其革焉程子所謂大綱者因而不可革者也所謂萬目者可因亦可革者也斯古今不易之理也推而論之漢唐宋以後明則類乎宋清則類乎唐中國古今大改革惟見於周秦之間

漢承秦後仍參用三代舊道始得小康歷二千餘年皆因也清之季乃復見變機然可變者治法不可變者治道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至於大同小康視爲治者德量才畧爲隆卑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

任俠可以振民氣論

嗚呼強弱之理雖曰氣數豈非關於民氣歟民氣振則不畏難不苟安人人有自立之志如此國未有不強者矣民氣不振則委靡苟且視天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如此國未有不弱者矣然民氣之所以不振其故萬端要莫不由於自私自利以釀成之此憤世者之或有取於任俠也任俠者激於義而偏者也如古朱家郭解之徒大都性悍而恃勇睚眦報怨輕財殉名所謂言信行果死生存亡所不問也甚至擅相殘殺干犯禁令甘爲亂民而不悔此誠國法所不容儒家所不道也然每布衣奮起顯名天下即身敗名裂爲世戮辱而閭巷流傳稗官附會聞風者感泣而述之其入人之深如是抑又

何哉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人心之所同具也自汨沒於自私自利之念浸至沈溺而不返雖有必當爲之事而置之不爲雖有不可忍之辱而甘爲容忍雖有不可不去之害而終於不去心先死矣無怪其氣之靡然無可爲也相習成風江河日下順以導之不如逆以挽之正而教之不如激而勵之使知匹夫有志可以傾身家蹈白刃赴人之急而快一時之意雖干犯名義而不辭而況迫於大義之所不可不爲者乎而況關於家國之不容自諉者乎而況急公奉上之不難自致者乎苟非冥頑不靈之物當不致漠然無動於中可知也因其動而擴充之是在上之善用其機而已矣嗟夫士大夫誦詩書奉法令以委蛇取容久矣民氣之靡詎不由之任俠之所爲固不可訓然挽民氣者猶有取焉亦猶治痼疾不廢烏附之毒而張弓者無嫌矯枉也

讀新譯西儒政治諸書